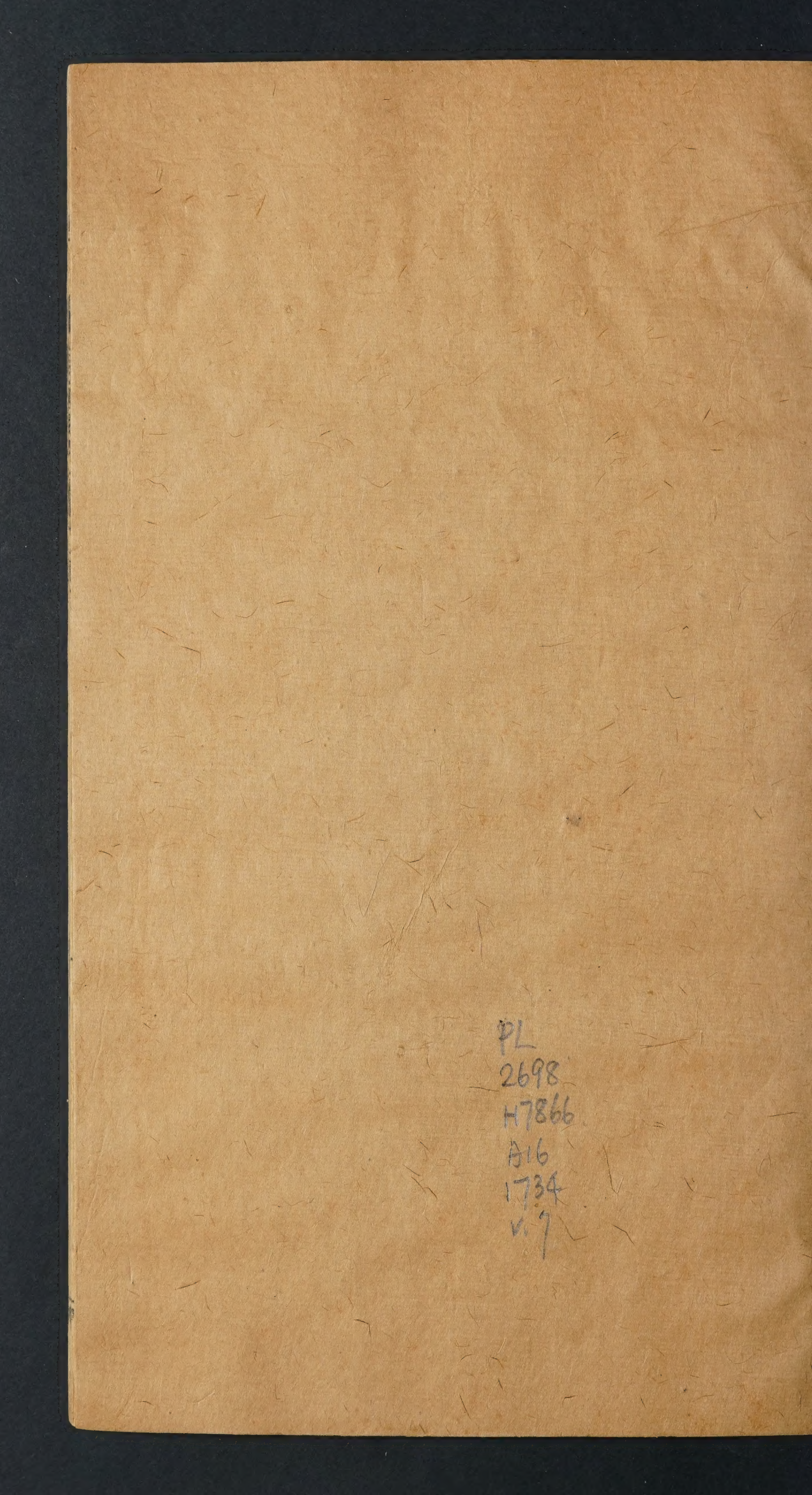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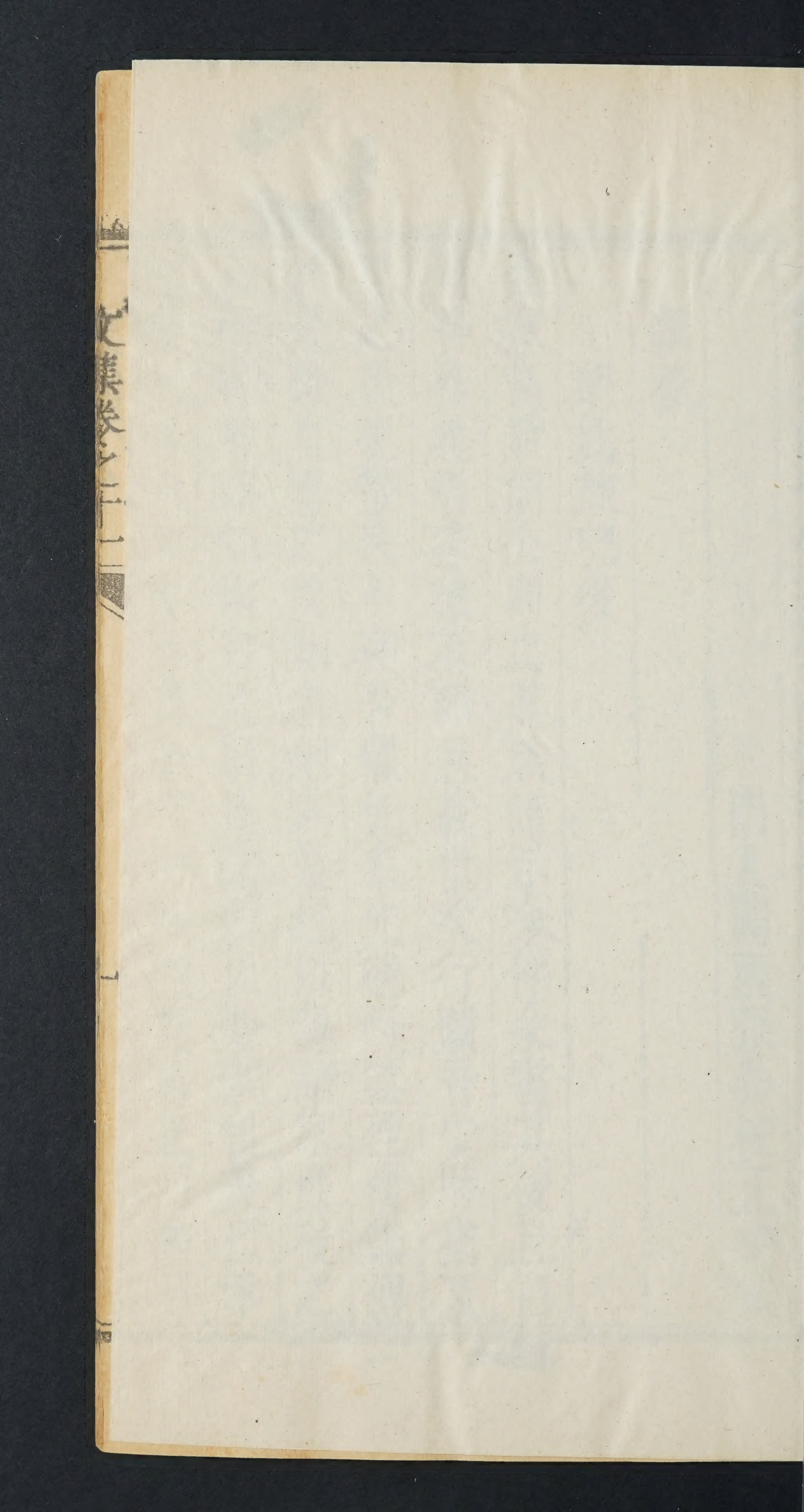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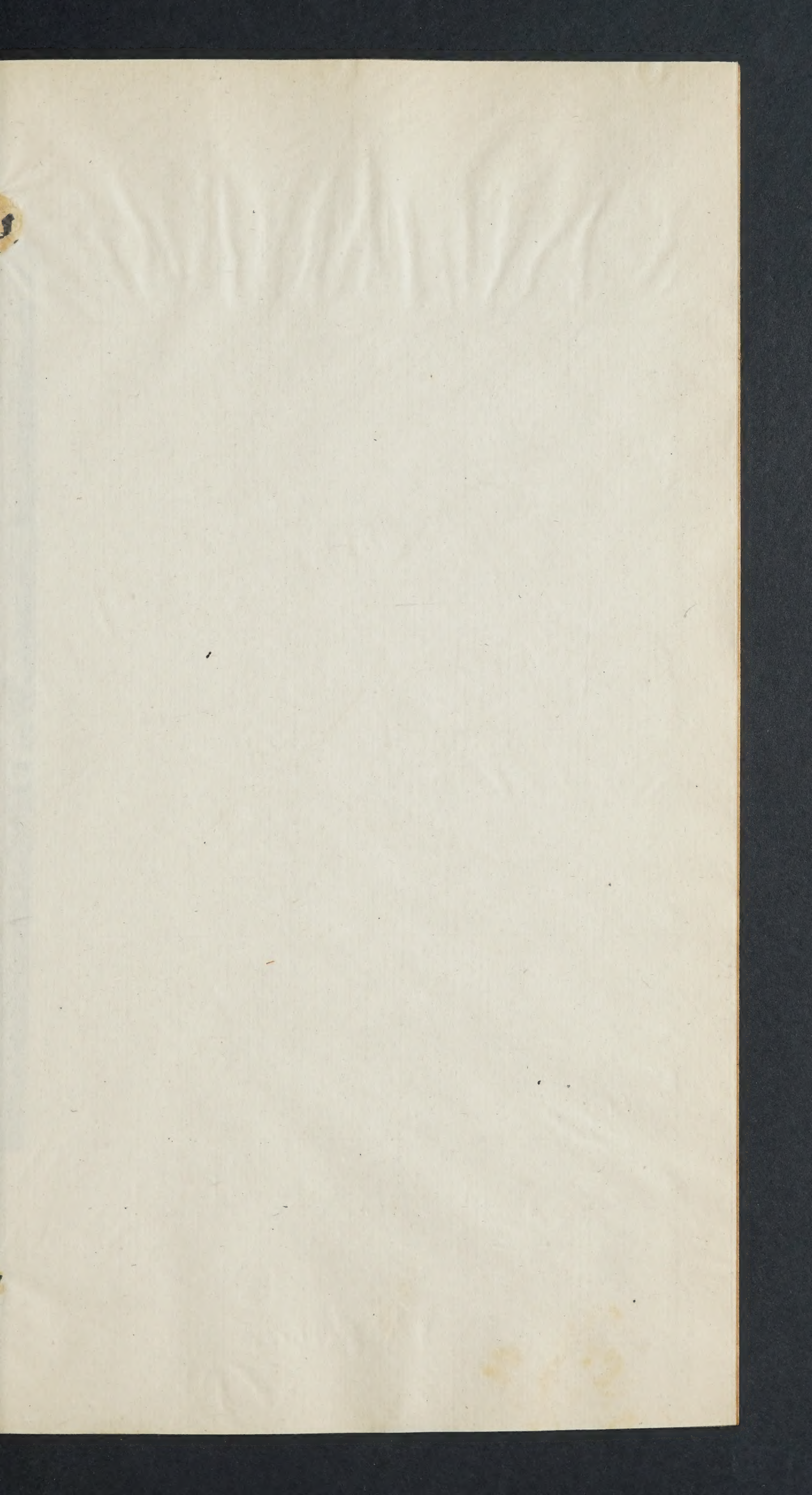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雜著

胡氏族譜後

僉憲高唐胡公閤出其族譜示余俾余書其後且曰譜吾作也吾家故有譜且載世次行蹟吾少時猶及見之後更散逸不存吾懼先系先德將遂湮沒無傳於是斷自吾之所知者剏為是編以傳諸家庶後之人得有考而知所自又曰凡譜所以彰載世美以示諸後也吾自束髮讀書歷官中外僅克有立而幸不

失所守者皆先德之遺也若是譜不作則是自尊其
休而忘先德之大豈仁孝之心乎此吾勉就是編而
不敢以蕪陋爲觧也余受而退閱其編觀其序宗系
則綱紀不紊論世德則言行不遺因俯而嘆曰自宗
子之法壞而人莫知所自往往親未盡而相視若塗
人者有焉幸而士大夫家間有譜牒以紀其世則又
或遠附顯者以自重厚加潤澤以失眞是二者皆過
也僉憲公則不然其紀世次旣明白可考論先德又
典實可推若是以傳之家公之子姓宗族一覧之頃
親踈之序世德之懿畢在目前莫不興其孝弟慈

之心高山景行之念凡行義藹然於一鄉鄰善相友於悠久者實有類於是編也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公有焉若公之氏族官閥憲僉劉公序之備矣茲不復贅謹擇其一二可言者書于後以復于公云

書何原明先生傳後

先生三衢之常山人諱初字原明姓何氏非非齋其號也自少以頴悟聞既從學於鄉先生三江兄弟即以窮理正心克己爲務且兼習舉子業嘗兩舉不第謚自奮勵復從程觀先生學易遂以易經領鄉薦任

仁和教諭既而元季假擾文教隳弛乃解官歸鄉里日以讀書談道自樂值　國朝開運首訪遺才以任民牧遂以先生爲江州湖口丞時軍興多故邑里凋瘵先生調給安定焦勞匪懈以治状驗白陞知韶州府仁化縣其便民之政可紀者尤多既而丁外艱去官遂以疾家居篤意教事及海内平定　詔天下建學養士且求學行老成者爲師遂起先生爲巴東教諭先生年益高學益充德益進聞望彰灼近乎湘藩遂徹朝右囙召至　闕下預脩書傳會選書成將歸上考之欲援以近地便養遂除開化教諭祿之終

身先生學既有得尤善開發人故後進出其門爲名
士顯宦者甚衆嗚呼考先生之學之傳遠有端緒
蓋三江先生出許文懿公之門而先生則三江所授
也其淵源既遠至於經旨之微性理之奧宏博精密
蓋多其自得故其處心制行有足動人者至於著述
雖多要皆根本義理而不爲浮靡之習若先生之爲
人可謂有古士風矣及觀其爲佐令爲教職則其學
又以驗諸行事事可考然或者猶謂此特先生小試
耳使得盡推其所有則其效當不止是殆未可知也
距先生沒後二十五年其孫秉芳以進士知邵陽縣

時未幾民翕然化固知其學官家法有所自意者先生之未克盡施者永芳殆能繼其志而擴大之乎其端兆矣永芳持其祖家傳求言以發其潛德遂受取先生之學之行見諸行事有未究而將有待於後人者書以還之

河崖之蛇

瀕河居者爲予言近年有大蛇穴禹門下岩石中常束尾崖樹顛垂首於河伺食魚鱉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見尾束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爲起伏如弓張

虺狀久之樹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之涯
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耶抑蛇爲
水之牲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余聞之嘆曰是蛇
負其險毒穢其貪婪以食於河所恃以安者尾柬於
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墜遂
死于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
羶不舍而死固可爲恃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爲水
之牲物所得而死亦可爲害物必報之戒蛇惡物所
不足道者但其事有近乎理故書以告來者

捕虎答

辰故五溪地山險多虎近時尤劇往往群行搏噬無間晝夜既飽肉得氣去愈縱横咆躍無所顧畏居民行旅悉苦其暴縣吏以聞於　朝命下總戎逐捕之時宣德五年閏十二月也三日有以虎在近刻來報者總戎率將士往遂殺三虎明日遣將士往又殺一虎連兩日四虎就斃行者相賀於途居者相賀於室將吏以其事來白于予且曰辰之四境若四虎比者蓋不知多少也總戎方發近衛兵將包羅山谷搜剔其窟穴而芟夷之期醜類盡絕乃止夫除惡安民亦繡衣公之志也敢併以爲賀予憮乎其言則應之曰

夫利五兵結網罟除山澤惡物爲人害者自先王之
制已然況我 皇明奄有萬姓仁柔義濡期使覆載
遂遇無一民之不獲其生而併玆蠻方醜類穢惡乃
爾則獨於網羅之施其可後也不兩日而四虎殲剪
畢舉而群惡盡是皆將吏能用總戎之令耳尋蹤掩
者無能爲也何貿之敢當然乎于是益有感焉彼虎
毛之斑爛爪牙之銛利包烋乎山林特噬民物以自
肥者人皆知其爲暴而可殺如前所云者是也抑又
孰知于此有不皮毛不爪牙不山林號爲靈物而剝
人之脂膏以自養者暴不下彼而可惡也哉況彼之

暴者奮然强悍力有餘而志則否對夫小子有能高其垣籬謹其出入猶可避其患也此則以饕餮之資挾貪張之勢或柄一隅或統一軍或任一邑無間癃殘害富悉被其朝吞夕噬之若是又孰得避之哉且彼異其類也爲暴自其性然此則同類也而至於斯極予又不知此誠何心哉然彼之暴汝總我職也行見悉皆殄除而民物全安矣此則予職也 國家憲紀素以完具方圖所以少施其方略以覃惠澤於遠邇將吏之賀可休矣衆乃相屬以目屏氣促武而去

猫說

余家昔鼠暴乞諸人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余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縶維以伺候其馴焉群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已也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遂觧其維縶適覩出殼雞雛啁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雛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矣已則伈伈泯泯饑哺飽嬉一無所爲群鼠復潛視以爲彼將匿形致己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曰彼無爲也遂偕

其類復出爲暴如故余方怪其然後有雞雛過堂下者叉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嚙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孰之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有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笞而放之

跋李氏族譜後

余觀吉水谷坪李氏家譜自唐西平忠武王晟第七子憲爲江西節度使卒於官子游奉其喪葬宜春因家于宜春五世孫唐自宜春徙居吉水今谷坪李氏皆唐之裔也逮今廿餘世矣而其高節懿行孝子忠

曰斉童碩士顥官偉績出於李氏之族者炳耀若
前後相望今其雲孫茂復以明經登進士第官大理
丞繼西平之往烈衍谷坪之後裔未見其極也不觀
諸江河乎出岷嶓行乎無垠入乎無門巨派支流浩
博綿演愈遠而不息者以其源之洪也西平有大功
於唐室殆岷嶓其源乎不然何其子孫流衍若是之
盛也嘗觀世之君子違恤其本而惟末之求譬之沼
沚壽夭之水决而引之不終日而竭矣尚何望其綿
延不絶愈遠而愈盛乎然則李氏有譜不惟其子若
孫知源之有自皆力於善而無怠於繼承世之君子

觀此亦足以矯然而知勸矣

韻語

丹青之巧摹寫物之形聖言之妙貫穿物之理因丹青之形而求其本真因聖言之妙而求其所以是謂象內求心非聖人安能至此

書絳守居園池記後

近得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石本於今太守臨川王公汝績記前後刻孫沖何亮序書多論樊記之失偶記舊收元人文集中有是記句解檢得之則濼陽趙仁舉辨疑附其後復深辨孫何之說非是余既未得

就考絳之遺蹟與樊記合否但以趙說觀之蓋亦
本中尚有舛誤賢太守更能㕘互考証幷付刋刻之
則千載奇文晦而復顯亦可備絳郡遺事之一端他
亦不足深辨云

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後

嘗謂義利二者不能並立古之君子能建大功立大
業垂大名於萬世者未嘗不重義而輕利也如諸葛
武侯自昭烈枉顧即以身許馳驅其所以勞心焦思
謨畫規圖者曷嘗頃刻而不以討賊興漢爲義哉至
其爲子孫衣食之計者不過成都之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而已外此則別無絲毫取于人而益其家也其重義輕利如此故能噓炎光於已燼之日續漢統於既絕之秋雖弗克遂其攘除姦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之志而大義固已伸於天下宜其偉烈洪名垂諸萬世而不泯也切惟後之君子建功立業者莫不慨然以古人自期然其爲義之公或有不勝其計利之私故其正大光明之業有不及古人遠矣愚因讀武侯出師表有感而書此于其後云

書貞節堂詩文後

監察御史濟南王允母氏太孺人劉自其年二十有

六已喪其偶時允方五歲其弟信方三歲孺人上無翁姑之倚下無僮僕之資惟自力于紡績以給衣食奉祭祀撫遺孤勤苦勞悴貧約困阨人所不堪而孺人自勵其操愈堅鄉里遠邇咸以王節婦稱之允年七歲孺人使讀孝經及頗通文義即遣入郡庠使從良師友遊以廣其業允竟登進士第拜令官信亦克成立以幹其家時孺人年已七十矣猶康健不衰值

國家舉推恩之典允父恭贈監察御史劉封太孺人有司復以孺人節行上于朝　詔所司旌表其門閭由是孺人之節行積于家庭信于鄉里顯于　國

家實有命服之貴旌異之榮焉於乎天下古今之理豈有大於節義者哉節義者人道之大防也妻之於夫猶臣之於君不幸而遭變故婦多効節于其夫之死而靡貳其行臣當効節於其君之死而靡貳其操誠以婦道臣道所全者節義耳又豈可爲饑寒禍患所廹貪生畏死自壞其節義哉故程子有言孀婦饑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自常情觀之孰肯以死而易生自節義觀之則廉耻根于天理民彝之固有廉耻喪則天理亾而彝道泯雖幸得苟且安利於一時曾與禽獸無以異以是知程子之言非真知節義之

於死者不能識也婦道如此則臣道可知矣孺人嘗
其盛年喪偶之時固以死自誓蓋不以凍餓殞亡易
其心卒能守節四十餘年潔白堅貞之行無纖毫之
疵隙夷考從古以來人臣號爲讀書知禮義至臨大
節而易其守者不如孺人多矣况彼失節之婦接迹
背是曾何足以彷彿孺人之萬一哉然則孺人所以
因其子貴者實由其以節顯固宜垂榮名于竹帛與
天地而同久矣允嘗作堂以奉孺人士大夫往往作
爲詩文以發揚其事雄章雅製聯爲巨帙允間持其
帙求予言遂書此于其後云

書文丞相遺翰後

御史張君諫持宋文丞相遺翰來俾予題其後予觀之蓋文山與宜春趙宰手帖也張君重之惟甚竊惟古之遺墨所以見重于後世者不以其人之賢乎當宋室垂亡之秋其守師憑堅城握强兵望風送款投戈屈膝者相望也而文山以狀元宰相奮孤忠以號國誓將返潒氾之日於中天提疲卒當勍敵雖流離顛沛困苦艱危脫身死亡之餘而憤憤興復之志猶庶幾於萬一及赤手起兵雖若戰不支以歸而長揖元之君相不拜蓋此身可碎可粉而志不可以威武

厓卒之從容就死以成仁其大節烱燿軒輊宇宙間凛凛乎立萬世君臣之大義而視彼滅天常之降臣叛將曾犬豕之不如則其忠賢冠絶千古豈人之所能及哉宜其遺墨僅一幅而爲人所悚敬珍藏垂二百年而新猶一日也嗚呼重其遺墨者本慕其人也張君重此帖固知所慕矣使世之君子得此帖而觀之得不慨然知所重而慕之哉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劉忠愍公與予爲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爲講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

又二年爲正統六年召爲大理少卿又二年爲正統
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卽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
詆訐權臣語遂爲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爲正統十四
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
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謚遣官祭以少牢所以
褒恤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
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葢不多見其明
有以燭事幾于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于將然其直
氣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是葢天與之以全節
足以爲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其類若干章之

肅孫不足爲重輕丑者何足道哉又三年爲景泰三年
冬得公與張御史交手書觀之追想平生三復慨歎書
此以志於其後云

書嘉瓜集後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五年句容民張觀獻其園所產
二寶同蔕嘉瓜于 朝既賚之錢遣歸禮官因進言
嘉瓜乃聖德和同國家協慶之瑞詞臣亦獻頌以美
焉 聖祖乃製讚以示不居其瑞之意復諭臣下曰
縱朕有德天必不示以一物之祥且草木之祥生于
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

和歲豊乃王者之禎也夫禮官詞臣以嘉瓜爲瑞者如彼　聖祖則推而弗居以時和歲豊爲禎者如此蓋自漢唐宋以來雖英賢之君鮮不爲祥瑞之所媚惑惟我　聖祖取時和歲豊爲禎不以草木一物爲瑞誠足以超越千古垂法萬世矣雖然當斯之時陰陽順序年穀屢登所謂王者之禎旣昭見于太和之世而此嘉瓜者實亦和氣所鍾　聖祖雖不有其瑞而　國家聖子神孫宗支蕃衍繼繼承承億萬斯年豈非嘉瓜爲兆之一端歟而觀之宗族七八十年以來亦漸繁盛今其孫諫由進士爲御史籍甚有聲

聖祖所論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者又足徵也是則 國家厚德深仁培植基本薦致休祥圖所以褒世于無窮而御史君盍當上獻 聖祖之大訓下念大父之肇祥奉其親長率其子孫敦行仁義忠孝之道于不怠庶有以衍厥祥于悠久不然所資者多而所積者有限譬之泉焉不數浚其源而流將竭祥其可恃乎哉御史君既摘五倫書所載嘉瓜事實益以家乘所傳彙而爲集名士大夫皆有作間亦求予言遂書此于其後云

題漢武帝迎申公圖

余觀漢武帝迎申公圖喟曰玆事不見于世久矣當時武帝能以玉帛安車禮聘賢者如此庶幾三代招賢之盛典然申公既至有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之對不合雖以爲大中大夫尋竟罷歸惜乎武帝有招賢之名無用賢之實也武帝既然抑不知申公所謂力行者何事邪竊意人君力行莫大於誠意正心脩身以行王道於天下使申公之言果出于此而武帝允廸之則漢之治何三代之不如哉然以汲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言觀之彼既以多欲內蠱其心固無望其能力行所言以致治也漢千載之後有

如程朱之真儒所以告其君者皆誠意正心脩身以行王道之言當時皆莫之用則不能力行以爲治者又不特武帝爲然也因是以知三代而下所以治不復古者其原皆出於此三撫斯圖書此以識其後

題騎都尉孔勗誥後

右誥一道今給事孔公恂上世祖孔公勗在宋真宗時特恩所授也勗爲宣聖之嗣其家世之慶書顯榮綿歷古今儒者言之備矣余皆置不贅論獨念自宋以來數百年間數罹變故雖天下之巨藏重寶大有勢力者或弗能保爲已有惟此誥僅一幅而其子孫

乃能世謹收藏宛然如舊豈亦有數存于間邪抑孔氏之子孫所重者異于彼耶然則觀者於此可以矯然而知所警矣

書河南參政陳公詩後

永樂初年先君子復任榮陽縣教諭時余年方十五河南參政陳宗問浙江寧波府鄞縣人以進士任工部主事陞前職其為人有學有守尤好激勵後進因行屬至榮陽索余詩稟觀遂贈余一律且序之曰觀其所作才充而氣廣不出數年間將見問學淹通聲名洋溢祿位不卑非余儕儒而貧苟祿者之可比矣其

不知爾晩來成大器願脩德業贊雍熙之句時陳公年適六十鬚髮皓然而乃獎進余之稚昧復深自謙抑如此可見前輩忠厚之至俯仰今昔垂六十年顧余老而無聞不能副所期望祇增愧耳然公之厚意則不可忘遂書其事於詩後云

魏純傳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其先世多仕者至其父爲官江南希文就學于江南初治易後明春秋詩書大義亦皆知之其父爲績溪令時希文客金陵一時達官貴人聞希文名屛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

中俾訓其子弟未幾人有所指摘語及希文謫戍邊微寓薊州玉田縣先君子永樂七年教訓其邑希文後請諸將官子于學宮傍瑄因得納交爲心友自是往返凡十年議論連日夜不合瑄之蹤步賴希文規輔之益爲多先君子官沛去希文徒步送數十里執手爲別別三年嘗一得書自是信音不相聞者又三年其後先君子丁大父母憂起復至北京時希文亦以薦至吏部因同薦者有所不合復退于初又二年爲宣德元年侍從有薦希文學行者復召至京師集試吏部文既合格將上其名于 朝以官之而希

文竟暴卒於旅次是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春瑄在[illegible]
南始聞其訃先是瑄有詩懷希文考希文卒日適與瑄
作詩時皆在宣德元年冬豈非交情之密默有感觸
於中而不能自已於言乎嗚呼瑄嘗觀古人論富貴
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經涉既久數
數考之于已驗之於人然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
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私智所能去取也以
吾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爲學正而純其立心
必欲一毫無愧于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悖於天
理是則以德言之希文之賢固當見用于時也處戎

伍僅二十年超然自得不爲顯者爍燿而有自沮之色其貧至于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稼薪芻之事靡不備嘗而操行堅如金不略不少變其所處蓋有古人所難者而希文優處之以時言之希文困極宜通當不至於終困也至其忠信之行積于中徵于外試夫小子皆信其爲善人而起尊敬之心縉紳大夫皆知其爲君子而咸欲其得位於時是則以人事言之希文名實宜于遠邇亦當顯于世也三者皆無絲髮可疑而乃卒至於窮死不得一試其有則所謂決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illegible]又竊有疑焉夫所謂命者[illegible]

[illegible]而然哉蓋出于天也天必貴有德福仁人希天
乃不克裳其貴與福則所謂天者竟何如哉豈貴德
福善者其常而貴福差爽者不得其常乎果天道自
然而然初無心于其間乎抑人之生也適丁其氣之
淸濁厚薄不齊而非天之所能爲乎是皆不可知也
或者又謂天于善人不有以福其躬必有以昌其後
是又未可必也雖然古之所謂善人君子者顧自處
何如耳固未嘗以命之厚薄爲輕重也昔固有貴爲
卿相富累千金生無益而死無聞者命則厚矣其于
道果何如哉以希文之賢雖卒至于窮死其德行名

譽乎於人人其自處者既已無愧於道矣命之厚薄奚足道哉奚足道哉瑎與希文交最久情最密始以希文之不遇質之命而自疑終以希文之無愧揆之道以自解又悲希文之潛德懿行久而或泯于世也遂作傳以志于私篋以傳之悠久且俾世之君子當力于爲善而無疑于命云

蕭都御史傳

蕭氏諱中字存中世居江西之龍泉其里曰南園世稱南園蕭氏存中曾大父諱肆甫大父諱福可父諱氏遠兆三世俱以德讓聞繼一迹遠引弗耀于時字

中賦質剛敏篤志問學大能繼述三先志以增累其德善在鄉里直言正色是是非非無少假借雖爲鄉人之善者敬服歸向卒不悅于群小以是醜正健訟之徒妄相與鑿空造言意欲構陷存中獨先識其幾微謂其家曰辟言于行不食古亦有之吾不可不行其戒遂挈家避居外邑者將十五年後知鄉里訟風稍息乃還遂舊居所謂南園者其鄉里善人老者喜其歸少者仰其德俗遂變爲仁里爭訟殆絶存中乃益治其舊田園課僮僕勤力其中不數年生意益饒于前時大有所積則斥其餘以周困匱不責所負丁亥

歲臨袁傍郡執役之人伐木歸自湖湘者既飲食不
時疫于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者枕藉相望君
人皆以爲疫癘染人閉戶無敢出視存中獨曰是有
命焉疫癘安能染人乃大出湯藥分遣所親多方救濟
役夫賴以全活者甚衆存中既讀書知義尤篤于宗
族無間疏戚遠近有女孤無依者爲具粧奩擇所歸
使無過時男長不能娶者資給以聘禮使無失配其
於家法閨庭內外秩秩如雍如肅而有恩訓其子孫一
以道義不及于利其子啓者既得存中家傳之學登
宣德丁未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山東按察僉事與

右都御史奉　敕兩鎮河間府居肅關其所職皆周
紀戎政大事存中數戒以書俾處心以公仁持己以
廉慎行事以古人偉節豐功自期待勿爲區區小利
汨迷身心撓損名節啓能恪守其戒所至守不可奪
事無不立人無不悅卓然爲時之名臣存中貽教厥
子者可謂正且大矣啓鎮守居肅時存中棄世邊務
方殷　朝廷勉留啓涖誠懇乞終制至于再三　詔
乃許奔喪奪情起復及至又須　勅巡撫山右久之
謝病歸將奉存中之祀于家啓之旣忠且孝則存中
教及厥子者又可謂善且美矣啓爲監察御史推

邑封存中如其官存既陞都憲又推恩請贈存中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

蕭敘仁字說

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釋者曰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敬其子也都憲蕭公子[illegible]冠禮請學士劉公為賓因字之曰敘仁劉公復序其字取孟子仁則榮不仁則辱故因其名而字之曰敘仁蓋欲其勉于為仁而行之有序也夫道之至大者莫大于仁孔門弟子自顏子以下皆未嘗以仁許之誠以仁為萬善之長論言訓一

言則包義禮智三者故孔子教人惟以求仁爲言[illegible]盡仁則四者之性無不盡矣至其爲仁之要則其告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者是也是則仁道雖大有非後學所敢易言然人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初不以聖愚而有異聖人之所以爲教學者之所以爲學莫不本于是焉故雖初學之士凡志于道者必當從事於斯也今學士公既以叙仁字榮矣叙仁其可不深思仁道之至大而未易言者以用力于求之之要哉且施仁之序雖自親以及疎自近以至遠而其本則在乎求諸心而已使心有不仁則以何者施于遠近

親疎之間哉求諸心者無他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敍仁必當念玆在玆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勉之又勉用力之久庶幾克去人欲復全天理而本心無一毫之不仁則施仁之敍無往而不達有安榮之效無危辱之事禮所謂冠而字之成人之道者將於是乎在不惟無負于學士公字之之意亦無忝于都憲公矣若徒尚乎敍仁之名而無爲仁之實亦見身心之間尚且迷繆乖棄之無序尚何以施諸親疎遠近而得夫安榮之效哉敍仁其勉之敍仁其戒之

試諸生策一道

天地之間理氣而已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一六
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
居中奇偶之數因八卦之所由畫也然此皆以氣言
而不及於理何歟洛書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
數第而爲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
五福之疇固兼以理氣言矣先儒謂河圖洛書相爲
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然一以氣言一兼以理言
果何以有經緯表裏歟厥後周子作太極圖其曰無
極而太極者純以理言也自陰陽五行男女化生萬
物則兼以氣言而理爲之主也然周子非有河圖洛

書之可據而太極圖之作果有合於羲畫禹疇之旨歟諸子於易書周子之學必嘗講之試爲我陳其說

文靖公辭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

書

答陳文原先生書

廣文陳先生足下　前在學懷令嗣狷孫高二生至蒙手書示慰以先人即世致祭且時惻惻憂愛之情溢于言表且以徐孺子郭林宗之事爲喻展讀再三歔欷流涕于以見賢人君子篤于始終而爲此超絶之義擧譽之詞也感德其可勝言雖然孺子南州高士林宗漢之賢者孺子生芻之喻林宗固足以當之矣

若孤子之無狀不仁不孝獲罪神明降茲酷罰而又
故鄉千里未即歸葬羈居南北禮節多廢賢士大夫
不即擯斥而棄絕之幸矣尚何古人之敢望哉孤子
固不足言而足下之義殆無愧乎孺子焉蓋自後世
風靡俗失至有門生故吏於其師長之喪尚不加戚
於心況乎交游之泛泛者乎足下與先人非有門生
故吏師長之義特以滎陽一邂逅間即傾懷相與逮
茲見背乃不遠數百里遣子若生緘詞致哀既祭且
賻其子孺子之義又豈遠哉是不惟先人及孤子存
沒感德而所謂門生故吏溥于所終者聞足下之風

[illegible]可[illegible]矣承書即當裁答因來河南收拾行李遂[illegible]稍謾今遣舍弟專往拜禮臨紙不勝哽塞馳戀之至伏惟諒察

論取友爲學答周秉忠書

秉忠司訓足下前枉書并詩三章即宜奉答涉春入夏小有私冗遂爾一向稽息及今重取書詩讀之往復寃詭乃有以見足下善于交道甚有似于古人也又有以知足下力于進脩蓋有出于後人也嘗觀古人之取友必擇其可者相與游處出入往來誨諭偲偲然一歸之于義而所以交贊更脩浸潅滋助爲益

甚大故其德業成就光明俊偉咸有以立于當時而聞諸後世孔子所謂友以輔仁易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者此也後之人則不然於關傳誠直之良友則忌其賢踈而不親而獨取夫側僻固陋圓和軟熟與己不齟齬者爲契合群居旅遊攩抄嬉戲道説鄙俚常事不講不學不規不告靡靡然牽率淪胥爲愚下之歸此古之交者所以日益而後之交者所以日損也足下以明敏之識日始與僕相見及後往來過從每語必及于學學必以古道相期勉今詩中復有多相啓廸之語顧僕何足以當此但足下博于納

見收采是以云云見及耳僕因請足下交道甚有似于古人者此其一端也又如爲學一事本其分內自少至老蓋無止期雖大聖如孔子猶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後之君子其不逮聖人亦已遠矣然方其未得所欲時莫不汲汲然務速以求之曰我善于爲學一旦得所欲矣卽盡棄其向之所爲若無絲毫關諸心者人或問之則曰我非不好學也其如公私多事何僕謂爲此言者蓋其立心之初本不爲已不過勉強涉獵以求濟其欲耳既得所欲則學于我何有宜其托此以自諉也不然使其眞有好學之心不以

窮達而易其志則酬應公私之餘有一時之暇即一時可學也有一日之暇即一日可學也以至一月一歲無不皆然子夏所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正如此耳又何公私多事之足妨哉既不能然則少之所脩者皆不足以爲壯之所資此聖益聖愚益愚而道德事業益相遼絶而不相及也足下年富氣銳雖嘗群弟子請業問難之煩府衛文武交游之盛冠盖往來將迎之勤一不以是自挠而稍得休暇則執卷吟諷細思乎義理之微而沉潜乎聖賢之興慎察乎言行之間而震發乎六藝之旨放見于詩文者渾渾有[illegible]

駸駸乎漸有依者步驟比向所見者萬萬有加僕以是謂足下進脩有出於後人者不其信乎夫以明敏之識見而知取友之益以富強之年力而篤進脩之功誠持此道而不變焉則他日所至又豈淺末者可得而量哉僕忝科名以來奔走東西少得親賢之益舊學荒失百不一存追顧前言良可增愧獨於汨汨中忽見有如足下者能穎然進于此因是有所感發而輒復陳其固陋然已不勉而勉人又君子之所不與冀足下略其下體而熟之復之固之密之以需所就而果有以見古人之可及而不但出于後人也瑄悚

愚再拜

與楊秀才書

楊生進道秀才足下先君子未官河內時先曾與生相識于時生固有相親之心矣其後先君子官河內生遂朝夕相親而心愈篤及先君子沒世舊有别業在滎陽因往治裝生遂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大河比壖尤甚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餘里跋涉良苦而略無慍色其冬瓊扶先人柩西歸生送至孟津西山下流涕爲别大事訖瓊來滎陽省老母生復自河內來留月餘既去而往來書問不絶瓊惟人之所急惟

利此勢而已生於瑄非非有正者可趨而乃殷勤稠
相從不厭如此非篤於爲義而好聚人之不好者能
爾耶行念方將上京師媿無以爲意因畧陳其固陋
以爲生贈瑄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
人某爲大儒今之人某爲偉士因竊自私記于心曰
彼亦人耳人而學人盖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
有志于是顧方屬對偶習聲詩而尚未知所以爲學
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
書曰此爲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遂發奮
篤專于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

側而卧閲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于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也如是者積十餘年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于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綂會于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滑之篤專循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于内而廼之于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于有司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效然韓子所謂

在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竊以爲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値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倘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于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若僅得而猶不敢自已者此也今觀生之于瑄求之可謂勤矣然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詞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瑄以謂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

不有以其餘施之于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于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擧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此乃不求之求實爲學之要法也不然涉獵記誦愈勞愈難從使得之亦何益于人已哉鄙見如此惟深加思勉毋以斯言爲迂而虛用其勤幸甚

答湖廣左布政使李琦書

瑄書復左轄相公閣下今年春吳戶部公至承三月十六日手書示問并寄字帖藥方一二紙領訖伏惟閣下以魁奇之資宏博之學超邁之識加以踐歷

要久更事任敦諳老成之人名允孚衆聽乃者暫轄其行旬宣江漢上爲國家之所倚重下爲列郡之所具瞻英聲峻節渢渢乎實在荊山之南矣瑄以章句之儒濫側風紀自祗命湖南歲月云邁治效蔑聞仰瞻高義益增愧赧所恃者不欺暗室一事期不負素願與所學耳以閤下于今爲先輩成德故敢輒一道其志茲因戶部公歸便率此奉復并致謝忱更冀若時保攝爲國自重不宣瑄再拜

荅侍御王子沂書

瑄頓首復書侍御子沂足下專人至得八月初二日

手書備知體中不佳第以遠道不得即造奉問爲愧承喩訪醫一節沅州衛有一老醫頗練方書拯療頗有效者已令收拾藥劑與同來人起程前去到日伏望高明指示商度用藥勿責近功徐圖其效爲妙僕又念韓公有曰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又頤養之要節喜怒最急蓋心體虛則內有主而外邪自不能入喜怒節則氣和平而内疾自不能生伏惟足下老成明理之士此皆了然胸中而行之熟者固不待僕之煩言但區區惓愛則願更加意焉凡百語默動作起居飲食皆當寛坦其心調節其氣勿使思慮營營也

疾氣交戰並爭則小小之恙可不藥而痊矣不然藥劑雖良氣稍失和則氷炭恐未易收效也情在眷私故敢冒罄其狂言惟加察納幸甚瑄再拜

與王給事惟善書

瑄頓首給事閣下去秋歸時承顧送賻感德殊深即日伏惟起居佳勝雖在京中豈勝馳仰瑄以母柩尚在淺土以新窆之未可即動移又叔父先葬存視亦殺于是兩喪未舉皆人子之大事疇昔忠厚之論敢不服膺削稿作尊府君處士哀詞謹具録別紙附寄但愧蕪淺不能有所發揮耳照察不宜

與羅劉張李陳謝侍御

頓首寅契列位侍御閣下瑄以菲才濫廁寅末蒙諭蒙愛極深極厚非筆舌所能騰喻及遭先母亡又承高交哀挽此又刻心不能忘者亡母柩尚在淺土歸葬在開歲秋冬間人便率此奉字以代報不宣

與太守李太亨書

太亨足下承以知己之篤愛　聖天子明命領東南大郡又降璽書褒諭使之乘傳之官千載一遇良在于斯凡百有志孰不興想足下以卓越之資超絕之識清白之行而縕蓄其器而老其才者將三十年一旦

復見用于世將擴發其所存見于政事之間赫赫之聲行復播于朝右矣盖天將大用其人必先拂鬱空之其心體雖七十猶未至耄老足下困之久而適年雖高而視聽筋力未衰晚景功名政恐尚有進于千里之寄者惟遲之幸甚瑄與足下忘年之契白首之交義當出祖以道其行第臺中多事待晚方歸故專令小子淳奉簡以代敍別到官政暇時惠清教尤幸心照不宣

再與李太亨書

瑄奉書老友太守先生足下自京師一別又十五年

矣江南冀北相望邈然向風引領豈勝悵快僕昔在
田里時遠辱手書見示并勞和僕所寄詩展讀再四
益深悚愧途中聞之便人因循未及奉書通問爲罪爲
罪僕自罷歸日與老農夫爲伍耕田藝麻築室種樹
分將沒齒草野已絕望于功名富貴矣不意去年九
月初五日驛使到門催廹上路十月初七日叉蒙
恩命擢官大理供職以來無毫髮報荅抑哀邁老醜
強顏班行有愧古人出處之義多矣方將上章懇返
初服曾未遂所圖復有川蜀滇南督餉之行於今年
二月初九日奔馳上道北山勒移能無厚顏緬想[illegible][illegible]

下輕舟短棹葛巾藜杖徜徉湖山之樂益使人馳望
耿耿不能爲懷前數令作所著書序文尚未草創俟
南還之日尚當勉圖奉寄僕自前歸鄉里喪弟四子
子婦三人孫三人是皆命也柰何柰何有律詩四首
用舊韻皆二年前所作錄別紙奉上僕又近苦臂痛
眼花縷縷私情所欲言者甚衆非紙筆所能盡尚乞
心照不宣

復李太亨書

復書太守太亨足下今年正月得去年三月五書既
承眷譽之過無以官守見俞幸甚其中有寅復者不

而但已切觀君子于名位大小閒劇皆不在己惟隨其所居爲所當爲處之以義而不悖乎時之宜斯古所謂不器者然也若曰某職吾能安之某職吾不屑爲焉則是不能隨所遇而裁之以義顧拘于有用之器矣伏惟足下以年德之高處此劇郡猥日從事于文書訴訟逢迎候伺間似非長者所宜然揚州爲東南之大府顧捐之吏自州長令丞以下莫不承望其風裁所部比屋百千萬之民又皆守率其教條大丈夫宦至郡守其任亦重矣哉足下尚爾云云者豈其耶眞有不自得者耶抑姑謙遜之言以自託也

君果有不自得尤望足下益古人之高義因其位而
爲所當爲不以外之欣戚小小者動其心則不啻之
君子非古人之所得專而在足下矣足下其然之否
乎比有江淮往來者似聞足下有落落難合之意此
無足恠古之人或然足下其益磨去圭角委曲接之
以義于所不知者默焉勿與之尚口勝待小人尤嚴
于自治則于事之大小似無難處者矣足下又然之
否乎恃在白首交游故敢披露盡言如此若嗣見有
未是閤下其復之去年九月在泰安州燈下忽念欽
然久不奉問似有望于足下者遂成律詩一首及今

得書乃知足下眷愛不忘我久矣因錄前詩附寄以區區以小人之心爲君子期也更冀照察不宣

復李原德書

瑄復書李公閣下辱書累數百言大意以道學顯晦見推爲念詞志高遠迥出恒人所見竊惟此道出于天而賦于人全盡于聖賢凡六經四書以及周程張朱之說無非明此而已號稱儒士而讀聖賢之書者曷嘗不欲明是道體是道行是道推是道于人哉若讀其書而舍其道乃先儒買櫝還珠之喻非真讀書者也瑄自少時嘗有志于此非敢自謂能與是道也

但覺心之所存言之所發身之所履小有違理即一
日若不能安其身此蓋出于道之不能自已者豈敢
借擬古人而以道學自居哉閣下過與乃爾云云徒
使瑄撫巳增愧耳若以是聲號于人必且見惟見鄙
不斥之以爲狂即笑之以爲迂矣深願閣下不以云
云者布于人也往年河汾之會漫語及此亦六經孔
曾思孟周程張朱之書世儒之所共讀共談者耳非
瑄之所獨見也閣下遽爾云云豈以瑄誠深于是哉
而今而後更願閣下以衆人視瑄或欲往來講切是
道但當熟讀凡聖賢之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而體

之心體之身繼之以勿怠則推之人者不外是而所
學皆爲實理雖不言道而道即在是矣顧瑄有志于
是而未能也閤下其察之人行匆匆奉答言不能盡
意閤下其復之瑄再拜

答司封趙主事子聰書

瑄復書子聰年契足下去年秋官張公來承手書惠
問展讀再四辭義懇欵厚德其曷敢忘但稱道云云
則非瑄之所敢當第因每年巡歷所部稽于奉答愧
歉尤深伏惟足下累世以來詩書是襲德善是崇繼
以孝進而登顯仕獲重譽者代不乏人至足下又

以學行之美誕繼家聲凡在交遊孰不欽仰光瑄

令先兄侍御爲同年進士與足下爲同年舉人無兩
同年之好是宜企慕之私又非他比但愧瑄年來學
不加進德不加脩有負先侍御以洎足下素所知耳
足下或以爲尚可規教時及誨言尤幸餘非所敢望
秋官公還遂率此奉復照察不宣

戒子書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

天理是也于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于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于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群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即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于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

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于聖賢脩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于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于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于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于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于朋友思所以有其信于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

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于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于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于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于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荅李賢司封書

瑄奉書司封李先生足下自河汾之會即相知不相忘者十餘年矣非以志同氣合而然耶及瑄來山東

又承手書切磨斯道益荷知己之不忘也前年至京師極欲面悉凡紙筆所不盡者未幾又歸山東回想風度豈勝悵怏去年春左方伯王公來又承書見示首論君敬窮理之功次論所得之大終及省察之要義利之分而謙謙又若不敢與斯者益見足下所志者皆古人之志所求者皆古人之道與汲汲于尋常之所争者百千等矣第書古宏博未易了悉謹取其中三四條奉荅于右伏惟擇焉是道之大原于天具于人心散于萬事萬物非格物致知則不能明其理故大學之教以是二者居八條目之首然非此心大

以虛明寧靜則昏昧放逸又無以為格物致知之本程夫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正欲居敬窮理交互用力以進于道也足下論為學之道首及于此誠得程夫子教人之要旨矣又能尋此而進焉他日所至其可量乎足下又謂忠孝大節固不敢斷聖賢細膩工夫决不能到乃足下自謙之辭耳朱夫子有言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是則大節固所當盡而細膩工夫或者亦不可不勉也足下又謂動作毫釐小差忽不知墮于為利之域矣足下省入至此已極為親切更加以精辯持守之力遂

能爲己而不爲人也爲義而不爲利也伏惟足下清而才敏識高而志篤切劘焉惟以是道是知是行是相講磨爲務所謂汲汲于尋常之所爭無以乎其中譬之入海者既識江河之正道又得舟楫之利器循焉而不已其至也不難矣孟子所謂豪傑之才矣子所謂百世之下神會而心得者百千年間豈無其人乎非瑄所敢知也瑄愚僻無他才能獨于爲學一事實非他好所能尚但乏明師友以正其是非以此不敢果于自定耳年來忽得高明如足下者數見教示誠孤陋中之一幸也繼自今往尤有望于足下矣

近者右方伯王公云云得足下書且附問瑄以爲人少知者瑄以謂學求分內事耳知不知何與于已哉但足下見愛之過云然耳往年册中有懷足下律詩三十韻近日所述敬峰一首具錄別紙并謝奉荅之稽慢伏冀照察不宣

與李匡都御史書

瑄奉書都憲李公行幕成都一別又數月矣慕仰之私與時俱切即日伏惟駐節山間部分諸將必有奇策以馘叛蠻之首溪峒行且落然無警矣制意猶以爲蠢茲醜類與其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

結其心而以爲何如勉而行之大功可立况此小
寇烏足置齒頰哉瑄自承乏至瀘州感暑瘧寒熱大
作數日幾不可支今雖稍愈正氣尚未完復猶恃粥
以保養耳餽運一事猥承公牒諫息尤深但邊衞武
夫不諒鄙意致此有煩言耳茲敢輒用公牒干瀆左
右想發封爲一笑也凡百瑄所不及更冀見教爲幸
子路人告之過則喜瑄雖不敏常奉教于君子矣李
此奉狀伏惟照亮不宣

答李都御史書

瑄書復都憲李公足下專人至持手書見示首敘向

日鄙作之贈追念蕪陋之辭秪增愧耳奚足以言詩
文哉且承喻招徠叛亂戎獠次第款服虜去人口大
半放還尤可見足下能布朝廷之恩信不煩一戰不
勞一兵從容指麾使一方反側異類感德革面唯唯
來歸自非足下平日忠信暢于中而發于外安能致
彼乎化之若是乎瑣近日遣小吏奉書往中間亦謾
陳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觀足下
此舉蓋先得我心之同然矣君子行事適機宜尤使
人敬慕之無已也昔趙充國討叛羌緩于攻戰但撫
其渠魁而坐使其黨類解散湟中既安振旅而還未

于大書于綱目以美其績以此見安邊境治蠻夷者

以懷柔爲先不以攻戰爲貴也足下此行深得安邊

之計垂聲竹帛又豈多讓于古人耶瑄近日賤體失

養感冒痰疾連發數日方已足下專遣人垂問感德其

又可忘足下師還有期會晤非遠縷縷餘情尚容面

布人還先此奉復尚冀照察不宣

與李都御史書

近日江安驛丞持梨果自山中來又承垂問感德愈

深恭審足下體中亦小不佳想行即平豫大抵山中

林嵐蓊鬱無所發泄其氣最能中人日來殘暑蒸熱

亦能爲羈是下體中不佳豈以是二者耶不然或積勞軍旅之事所致也瑄少多與名醫往來頗諳醫道大抵感冒之疾三日之前只宜用辛凉之藥發散三日之後宜和解有内證可下則下之切不可用乾薑附子諸性熱之藥若服熱藥則病勢必增蓋感冒始終只是熱疾也俗醫不知此理謂在表爲陽爲熱在裏爲陰爲寒失之遠矣外此即是雜病有方可療亦宜慎擇其藥性之良者用之以足下之高明必了然于此固不待瑄之瀆言然私意亦欲少致懇耳又朱子與黄子耕書曰凡病中一切事放下專以存心養

氣爲務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此亦調攝之一端也瑄疾雖平復尚未任勞相去數程未得趨問爲愧良多茲遣專人以代申問之敬尚冀爲國自重不具

答閻禹錫書

瑄再拜書復廣文先生禹錫足下自來金陵未及二年三辱手書示問重教河汾之會以及瑄之出處講然忠厚之意溢于言辭爲荷不淺但前後所推許者皆不敢當瑄本世俗之學中年稍知理趣而卒有所未得亦僅置于心而不忘耳承諭所學之正進脩之

爲徹叟敬叟第別紙所錄釋毀賦多用騷意竊惟古人爲己之學于人之知不知與夫毀譽之言皆不足以動心若此賦之詞似有激發不平之意得不爲此心虛明之累乎所望一切除去此意日求吾所未至使反身誠而樂莫大則彼毀譽之言烏足以動吾心哉第二書又謂學徒告以微妙茫然者憂重之疑永是誠然也夫以子貢之高識猶僅克悟性天道于晩年况他乎哉程子終身不以太極圖示人者正謂是也故敎人之法最宜謹其先後深淺之序若不量所守而驟語以高妙不止不能入彼將輕此理爲不足貴

矣其他書辭不能盡答惟所學之正進脩之篤他日所就殆未可量固非老拙日退者之可望也所求文獻通考叢藁二書叢藁所未見通考家故有之傳而不約殆非理學之所急良輔亦有一二書見寄尚未奉答茲因鄉人蔣生之便率此奉復尚冀心照不宣

答曹安司訓書

昔復廣文曹司訓近得書歷敘游宦鄢陵見慕之切且極稱道區區行已出處之義以愚老豈敢當其萬一且區區素與廣文未識面特以鄢陵前後風聲相接之故遂荷此厚愛足見廣文好善之心無間于疎

教也所要作殷少師比干集序又見廣文景仰忠賢之心然區區思之至再以稱許少師之仁已見于先聖孔子之言後人雖欲重累其辭誠無以出其一言之外者以是累于不敢作非有吝也以厚意不可虛特具小簡以復惟廣文裁察妙甚

答關禹錫書

廣文關先生足下別來數年以氣味之同未嘗少忘于懷兩年連得兩書乃知足下之見愛亦如愚老之愛足下也但前後所稱道者皆不敢當且承諭博請秩得以所學關英才樂可勝道耶又諭叩求于[illegible]

語類諸書撮其精者題曰晦菴要語云欲寄示此正

欲快覩早寄爲妙所要讀書續錄但愚老自備遺忘

耳亦何足觀也近讀近思錄程子謂方道輔曰經以

載道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

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異日見卓立於前有不知手

之舞足之蹈竊謂因經以求道乃進學之至要蓋凡

聖人之書皆經也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

之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

以足下之明敏乎程子要語從事必孰特以愚老敬

慕之切故敢瀆言之更希留意妙甚幸此奉復欠備

惟心照不宣

